

近日，湖南長沙持續高溫，長沙市生態動物園為園中動物提供多種方式度過炎夏。圖為一隻黑帽懸猴在噴泉旁玩水。

中新社



市井萬象

戲水消暑



活水長流 清溪不絕

十七歲，寂寞的十七歲。這孩子十七歲了，英華中五生，早已不是旺角街童，已然文藝青年了。善感的心靈，多情的本性，深廣的閱讀，早熟的文思，醞釀了許多靈感，一管筆開始躍動，文章一篇一篇投到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。遙想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當年，郁郁乎文，苗圃青青，一時間多少新秀。文章一經刊載，亮在當眼處，於學校於個人，都是光榮。

且看他寫上學——「我愛早晨。從前習慣早早的就起來了，伏在窗前看一天的疏星殘月，默默的吸一腦子涼涼的曉風……我愛聽風動樹葉底沙沙的聲音。慢慢的踱着，樹不時飄下幾點黃穗。」《英華男校》（一九六六年）寫午間到九龍城吃飯——「樹葉拂面，輕悄的，又很溫柔，面上彷彿留下了葉的溫馨……也不用抬起頭來，只是平平的望，便看見那多迷人的patch of blue，幾朵雲悠閒的貼着樹梢，一齊在房屋的頭上。」《綠之旅》（一九六七年）寫學校球場——「看着每一個身體在轉，看着每一張淌汗的臉……和朋友們在小息時追逐，下課後又挾着籃球飛



燈下集

黃秀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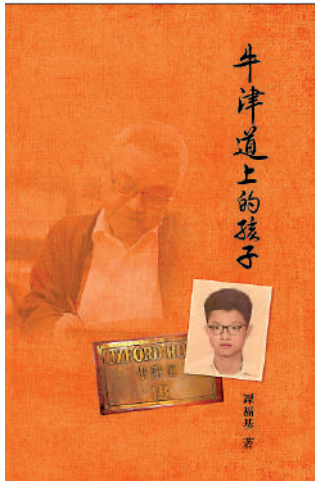
而獨清？」《會考故事》（一九六八年）

他以「葉鳳溪」為筆名，其作品刊英華學生文集，又名為「清溪集」，兩度用「溪」字，似非偶然，好像已自覺到風格傾向於委婉舒徐，輕柔若夢，恰似小溪潺潺。可是，溪水偶爾激揚，一聲清剛，破空而來，那麼，「漢基」這筆名便用上了。西方思潮相當吸引這不甘坐井的孩子，乃有對湯瑪士·摩爾（Thomas More）與依拉斯莫斯（Desiderius Erasmus）的探討分析。最豪情是《異域》讀後而寫的《傷心極處且高歌，不灑男兒淚》，真是動人心魄。六十年代的香港人生活簡樸，孩子從廣東道那朝西的唐樓出發，步行往牛津道上學去。長長的漫漫的求學路，一路晨光，滿眼風景，呼朋結伴，真是快活。

路，孩子終於走完。他筆下那道清溪，隔了五十多年，依然汨汨流着，淌在心間。天光映照，雲影徘徊，清流激灑，淙淙有情。讀者乍見跳脫輕盈，也許靑昧；窺見嫵媚多姿，或許傾心；驚見傲骨凌霜，許也佩服。

寫得滿紙淋漓者，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。

這孩子長大了，成為詩人。他去年辭世，文友鈎沉遺作，於是《牛津道上的孩子》年輕的腳印，便印在清清河漢。人生短暫，文學永恆。活水長流，清溪不絕。



譚福基著《牛津道上的孩子》。作者供圖

家的味道

這幾個月回家之後，父親變着法子給我做不同的菜。而我，似乎為了應和這個變化和良苦用心，每頓飯前都拍了一張照片以作留念。

前幾天剛煮了麻婆豆腐，今晚又和我說要用新的烹飪技巧雞蛋炒飯給我吃。麻婆豆腐、宮保雞丁、回鍋肉，乃至於蛋炒飯，原本都是很尋常的菜式，但是我父親總能炒出花樣來。

這不，今晚謎底揭曉了，原來他用芥蘭菜去炒飯，這倒是很新鮮。而且專門用大火炒蛋，不將雞蛋打散混在飯裏，而是整片蛋清混在一起炒，用鏟勾切碎，最後再灑在做好的炒飯上。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。

吃完晚飯，回到書房，我突然想起自己過去的日子，因為長期在外，大抵上自己很少做飯。倒是吃過不少外賣和餐館，從路邊燒烤到酒店自助餐都有，但從來沒有這種特殊的感覺，讓我感到親切。那是什麼呢？



人與事

郭曉懿

是家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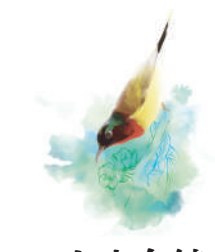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，小時候我是不太喜歡在家吃飯的。在我看來，家裏的菜總是那麼幾道，沒有什麼變化，而且父母的廚藝也不見得好。那時候我總希望能尋個機會，找個藉口，午飯不回家吃，在學校外面吃碗拉麵、炒飯、砂鍋牛肉之類的。用我的話說，就是「改善伙食」，遠比回家吃飯好。

或許是這次離家日久，回來之後，才漸漸喜歡上家裏的菜式。一方面是因為長年累月烹飪，父母廚藝漸長。另一方面，的確是遊子在外，方才知道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異常珍貴。

是啊，小的時候，有幾個人能夠感受到和父母在一起的可貴呢。往往，要經年之後，才會知道回到家裏和父母團圓，吃父母親手做的菜，是如此簡單樸素的快樂。每一道菜，都是家的味道。

臨睡之前，我反覆在想，原來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味道，就是家的味道。

夜登太平山



人生在線

魯力

近日，回了一趟中環半山的房子。看完房子，孩子們吵着要到山頂上去看香港夜景，就叫了車去了山頂廣場，吃飯、逛街、觀夜景。太平山上有座香港最高的觀景台凌霄閣，那是觀景的最佳之處。當你立於海拔四百二十八米的觀景台之上，飽覽四周燈火燦爛的香港，大有「一覽全港小」的感覺。不過，大部分的遊人都不會那麼費事去登巔，而是移步右邊的一處山邊小公園的遊欄上，從山頂俯瞰中環與尖沙咀一帶的遍地燈火，感受香港的璀璨與特有的煙火氣，尋找萬家燈火中屬於自己的那一盞燈。

以前住在中環老宅，每逢周末爬太平山，到山頂廣場吃美食、購物、觀景，成為一家大小的最佳遊樂項目。每次上山，一般都是坐了幾步上山電梯到了羅便臣道，然後便沿着上山步道，一步一步地向山頂進發。有時累了，會找個道旁的石椅坐着歇一會再往上走。時間一年又一年地過去，兒子也長大了。漸漸地他已不耐煩跟着我們漫步登山，而是自己開始跑上山去。後來，每當我們氣喘吁吁地出現在山頂廣場時，他經常已經喝完一罐冰鎮可樂，坐

在廣場的石階上笑看我們的狼狽相。

這次夜登太平山時，我們是坐的土上山。由於疫情的關係，山頂上遊人稀疏。而我們一家以前上山是三個人，現在已成了六個人的三代家庭，多了一個媳婦和兩個孫女。小孫女則是首次來到太平山頂，特別興奮，東看看西瞧瞧，當地望見維多利亞港兩岸的萬盞燈火，高興得手舞足蹈。那情那景，就似唐代詩人李煜詩曰：「迢迢牽牛星，杳在河之陽。槩黃姑女，耿耿遙相望。」

十年之後，重登太平山，甚為感慨，能住到這個區是不少港人的奮鬥目標。初到香港時，一切幾乎從零開始打拚。那時，口袋裏真的沒什麼錢，每逢周日能到茶餐廳或是快餐店，一家人叫上幾個菜吃上一餐，已是美好生活。有時也會花一塊錢坐上俗稱「叮叮」的電車，到中環上山電梯處下車。然後，乘了電梯到了羅便臣道，再沿着步道一直走到太平山上的山頂廣場，找個餐廳吃個午餐，喝杯咖啡，再步行下山。每當我們行經半山的豪宅區時，見到大戶人家的窗台上擺着鮮花，有的窗台上還放着靠墊倚窗望海。心裏想着，何時在這座

太平山上我們也能擁有一盞燈。

後來，我們賣掉在西灣河的小房子，又沽了所有股票，加上所有的存款，付了一成樓款，向開發商貸款，買下了位於必列者士街的一個單位，我們終於在中半山較低處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成為了「半山一族」。那房子雖然也是三房一廳，但是只有六百多呎。搬入半山後，因為用的是開發商的九成貸款，當時月供三萬多，每月的薪資大部分要交給銀行。這時，我們才發現，原來要當「半山一族」也是很辛苦的。

在香港工作，雖說時間大多是「朝九晚五」，但實際上經常下班後都要加班，晚上八、九點放工是很正常的事。由於上班的地點較遠，回家時都要在晚上十一點前趕回中環上山電梯處。因為，若是過了十一點，上山電梯便會停開，只有靠步行上山了。有時，趕回來時上山電梯已經關閉了，我與妻子便要踏着台階，拖着疲憊的身體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半山的家。

其實，當我們住在太平山之後，早出晚歸已成為常態。有時，因為工作忙，夫婦兩人都

回不了家吃晚飯，只能叫兒子買份外賣，帶回家沖杯咖啡，自己吃晚餐。經常我們回家時，兒子已經睡着了。平時工作太累了，周日之時也變成懶得動了，一家人去爬太平山的次數也少了。許多周末，都是兒子一個人自己去爬山。他通常是跑着上山的，在山頂上吃飽喝足，才施施然地下山。那時的太平山，幾乎只是屬於兒子一個人的，好像與我們無關。當然，辛勤耕耘終有回報。不幾年後，我們又往山上搬了大屋，離山頂更近些。

經過數年的奮鬥與拚搏，十年前我們搬離了中半山，把中環老宅租給別人，住到離島海邊更為寬敞的住宅。我們雖然離開了這座山，但是在太平山拚搏與努力的辛苦與那份溫馨，卻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心裏。太平山的一山一石，都深深留下我們過去的記憶與感情，那酸、那苦、那甜，那份汗水都已構成人生的一個部分。我們在太平山的這個家開始了打拚，體驗了「太平山精神」，闖出了更大的天地。站在夜裏的太平山頂望去，天上繁星點點，山下燈海閃爍，恰如杜甫詩云：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」



▲颱風「暹芭」在廣東省茂名市登陸時的場景。

資料圖片